白蘇齋類集

白蘇齋類集卷之四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校

今體

山寺偶題

漢時城郭梁時寺日炙風吹秋又春六代風流煙滇
暝三分禾黍恨水潺潺陰陽戲劇程生馬木齒虛浮泡
似人如此安禪亦剩事只宜高枕對嶙峋

夜集大人宅偕中郎弟閱五弟時藝

良夜偕金友高堂對玉觥元方今老大第五漸時名
蠟鳳當年戲彫蟲此日聲明经應似我他事莫如兄

又贈足丈

跳地元驚衆操觚更得名衰貌今不恨謝尚未如卿
外屬稱昆季中腸勝友生郗郎時過爾相見莫平平

苦雨時市酒者阻風未歸

風雨復風雨蕭條只暗窓昏沉真似病壘塊未能降
亦有到齊酒其如隔楚江出門覘兩色簷滴正淙淙

其二

今春多驟雨委巷絶經過跬步若爲去愁心當柰何
歲年防桂玉畀濕畏江河居食都無計年来憂更多

食魚筍

竹笋真如土江魚不論錢百年容我飽萬事讓人先
交態歸方識氷心老自堅雨窓歆綠樹宜醉更宜眠

寄無念

飛錫今初返經年半在吴巳無壽者相不厭少年俱

其二

歲月看山盡雲霞見海隅東南名下士一一過逢無

衆苦天涯去封言稱賞音相逢談果報同事見悲心
枯峭人難合清羸病易侵空談有長者相對好開襟

馬上起憶石浦山房

此時石浦月應上遠帆樓竹裡羅碁局籬邊貰酒籌
幽情落夢境良夜踏荒丘撿點秋來事閑怗可自由

過淇縣同年蔣令邀飲

看竹淇園好況逢地主留人今同蔣翊興欲勝王猷
玉醲青瓷甕金盤紫石榴寒風凄月夜篝火話交遊

初晴即事

晨風吹澹澹簷日報新晴盡啓花開戶全收雨後清

沉煙留巢几竹色上楸枰自識斜川意虛名總不爭

其二

綠蘿兼翠篠白袷稱烏巾久濕愁浸骨新晴喜見人

天高縱鳥翮雲薄像魚鱗微月穿簾幌移樽就北隣

其三

竹裏烏皮几山中白板扉家貧酒不乏詩拙貌能肥

鳥怪人聲去雲兼日氣飛墻東那用避名姓本知稀

村居

日日幽齋裏殘書只自攤筋骸謝客便鄉土定交難
遲釀苔衣厚寒攻練袷單悠悠堪自厭花鳥嘆春殘

新春索居

春來任索居青艸上庭除向日憑烏几因風檢蠹書
獨行常隱竹遠害欲同樗無復看花興空驚鬢髮疎

齋中獨坐

經旬不出戶春艸閉門深豈少為歡處都無向日心
雲根披遠畫竹韻譜新琴幾處塵囂向閒蹤未易尋

雨中

散髮向南軒蕭條晝掩門病嫌風力勁靜愛雨聲喧饑鶴巡苔徑推扉抵竹藩一尊空自遣無可共清言

幽棲

寂寞非逃世幽棲自寡營心閒家累少才短宦情輕荻筍荒池出薑芽僻逕生空亭宜對酒白浪出高城

游二聖禪寺

荒城殘寺也相宜水滿池塘花繞籬席地雙柑兼斗酒隨身一鉢共軍持黃衣零落前朝勅青葉莓苔幼婦碑千載高陽酣暢地重來風景異當時

晴晚編書

蓬茅聊葺宅疏寞類枯禅却掃頭慵櫛鈔書手自編

風妝雲片薄雨洗月痕鮮靜嘿憐僮僕燒燈夜未眠

源禅遊吳造沉香佛像及諸经歸峩眉山

西去當三月南詢是幾程经將千卷去像以衆香成

髴辟中流際摩天疊峭横往来经險道何止百餘城

其二

曾聞西蜀境獨有大峩殊雪色何年歳佛光定有無

狖聲當夜激鳥道折雲遙遠覓心初歇應明繫裡珠

陶石簣寄書

不見士衍久音容兩地蹤迢遙千里外珍重八行書評隲唯山鳥升沉悟涸魚袖書那忍置一誦一躊躇

結社二聖寺

浮世何多事祇園早息機定僧驚果落沙鳥觸帆飛香積初分飯旃檀欲染衣詩壇兼法社此會百年稀

讀小脩南游稿志喜

怪爾新詩好居然下里稀眉端滄海色江上白雲衣鼓檝三湘去携圖五嶽歸能令名利客一倍宦情微

其二

亦有翾飛興茲遊未可攀形談客裏路是我夢中山弱羽経年去孤鱗萬里還入春惟事少見爾一開顔

其三

調雛泄自得相馬任羣疑頗似沉冥者非徒游俠兒槖裝無錫水竿櫝故人詩吾家二三子如君定白眉

偶成

網雋語高枝幽齋事事宜香龕安佛像貝典教妻兒施食饞禽狎畜譁階樹知道緑應不淺龐叟是吾師

桂閣黎收余二十年前題壁詩

是否燈前字將無醉後書蒼茫廿載外漬倒數行餘色古蒸鑪氣文錢蛀壁魚深慚支遁賞珍重意難虛

偶成

人煙江水上江上日生波街巷魚蝦滿門庭鳥雀多酒中傳佛意筆底困詩魔已自戢毛羽何由畏網羅

北歎

小草真何意前途事事難骨粗妨禮樂性懶怯衣冠遠志嚴親奪新愁愛弟寬驅馳堪自厭辛苦為微官

新野道中

過襄又百里步步遠親闈不諳塵沙趣焉知仕路非
平原江樹斷野店楚音稀終作一丘士何年此道歸

保安驛道中

此鄉經大祲此路復愁霖怪雀啼村市饑人竄莽林
瞑煙連雨脚雲氣起山心薄暮昆陽道行行憂滿襟

過舊葉城有感是時兩弟已行五六日矣三弟

留題荒亭

昔年飛鳥處此日倍酸辛白骨三家市青燐一水濱

異鄉均苦樂兄弟各風塵淒斷惠連句荒亭墨瀋新

其二

佩犢風猶在画龍迹已陳有情傷暴骨無計起枯鱗
飽食慙官吏停車問窶人腐儒甘脫粟不敢厭勞薪

宿古驛

兀兀泥途裡饑羸不可支燈前慰病婦夢裡見亡兒
古驛啼新鬼頹垣走怪鴟細尋題壁處或有惠連詩

登紫雲山是葛仙鍊丹處

昔歲曾遊此題詩墨尚新藥壚燒芋栗丹井長荊蓁

雞犬馴遊子壺觴費道人馳驅明日事輶澆客裾塵

飲禹州李氏園

古郡溪山郭名園花竹樓麝香眠野艸翡翠立晴洲安得一生醉那能十日留公榮定誰似是客可銷憂

暮雨

賣却日高睡来踏陌上塵朔風梁苑草古樹濁河濱强作違心語稀逢有韻人山郵聽雨夜夢裏滑車輪

渡黄河

兩度歸江漢重来渡濁河塵容三老諳驛路二句過

霜薄天初朗風輕曉亦波太行山色近西望碧嵯峨

高村店大風店有淇澳菉竹古蹟

罡風獵獵下征鞍十月嚴霜次骨寒噴石嘶沙猶市水流蒼滴翠是新竿寒鴉野店楸林黑凍馬荒亭涿葉乾何似山齋閑閱坐南華攤向火爐看

早發臨洺行沙河道中憶兩弟

昏昏寒月夜方深驅馬長亭復短亭十里奔風吹積礫千秋篝火亂殘星鞭梢漠北烟沙黑夢裡江南果樹青驛路飄零那可問挑燈何日對原鴒

將抵郡門

九年牛馬走彊半住江鄉狂態歸仍作學謙久漸忘對人錯爾汝迎客倒衣裳只合尋鷗伴誰令入鷺行

挽同年李檢討成甫四首

草草來還去人間三十年飛揚心慕俠清峭骨如仙對酒常扶病逢人愛說禪竹窗寒月夜憶爾淚潺湲

其二

十載貧無病半生狂與痴錢刀須市井衣食困妻兒每想燈前語猶存扇上詩交情堪白首緣薄負心期

其三

白骨歸新土青山閉舊廬苔緣題遍壁蟲滿讀殘書

鳳老梧桐死霜寒橋柿踈佛天疇昔頋今日定何如

其四

泉路飄零久人間惆悵深有兒非滴骨爲鬼不灰心

虫鼠知誰豚鵂鶹可寄音無生君所學忍苦莫悲吟

別陶編修右贊四首

日日青門裡棕韉任所之焚香薰定性晝影鍛新詩

世事抛唇角禪功驗鬢絲深憑法忍力一破有情痴

其二

向說山陰路千巖與萬湍水中城堞見山頂竈煙寒

杭酒來尖艄湘蓴供水餐知君遠女色不上浣紗灘

其三

不分陶弘景松風只自聽異鄉同改火法侶悵晨星

賀沼蒲精綠眺山石孔青良朋君豈戀同調有原鴒

其四

門外正霜飛何堪送所知愁腸縈遠水別面化枯枝

冷澹稀人識清羸好自支斧斤能得幾萬里去師資

白蘇齋類集卷之五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叅校

今體

飲楊刺史園二首

東城宗伯慶刺史有新廬近水先生裲門填長者車菊香熏桃簟酒氣溼圖書肝膽燈前盡都忘傾蓋初

其二

壓堂含夕照綺席醉良朋緑酒浮鸚鵡黄花映髭鬖

書圖隨意展眞贋任人評清夜論詩罷深談契佛乘

送武陵胡元父令瑞昌

憐君為政處隔水廬山高白鳥飛㳻隫青嵐遠映袍
從風播簿領蔬圃課桑曹好學循良去休嫌撫字勞

送鄭少參希彥之蜀

欲望金纙地應資瑣闥犂天連巴子國江盡宕渠城
巒府傳新檄賓人候去旌蔦山遺蹟在知不愧勲名

其二

如何當此日車馬踏巑岏去楚尚千里過秦應萬盤

深山如雪裏古驛出雲端三十金緋貴休嗟蜀道難

聞顏尚寶質卿稱病有感

燕市饒禪客如君意最真幽聞泉石趣清瘦雪山身一榻庭生蘚雙趺席聚塵偶稱摩詰病為度救行人

飲顏質卿齋頭限韻賦同潘去華

同調復同官幽齋會亦難交情投芥合禮法解衣寛坐久爐將燼言多杯屢寒明窓披易注直作太玄看

其二

震旦同參少長安雅聚難因君道眼別令我酒懷寛

匡坐藤蒲靜幽談水月寒好將瞿氏說留付子庸看

六月三十夜同蕭允升過黄思立齋頭

憐君却掃久為我開清尊一見生狂態相酬多譫言
兩傢輕酒力秋逼攪詩魂尚有看蓮約猶堪續舊論

同黄思立趙貞甫集蕭允升齋中談禪甚快各贈

一詩

黄太常思立

念我同門友為鄒家益貧蕭踈慭世鞅磊落笑時人
供茗甆甌潔添香粉楮勻近通甄淨理一倍耐風塵

蕭贊善允升

躭奇詞賦古巷拙友朋踈每退金華直常繙貝葉書譚宗時契鳥洗墨畏驚魚更羨東門達延陵故不如

趙御史貞甫

逆與文兼酒玄談芥與針蘭臺雖作客蒲榻早休心定裡騎驄馬帷中訪竹林知君無不可那復計升沉

夏日小齋雜興

室小堪容膝寘然斷百思坐看簷日下祖受竹風吹苔色流書帙花光侑酒卮從來中散意未許外人知

其二

盡日掩荆扉高梘藏夕暉剩喰菰米飯寛着稻畦秋

密窗香難燼幽欄藥易肥不知深谷裏過盡幾芳菲

其三

㝡憐山氣爽徙榻傍窓紗逕僻能全草簾疎不障花

無痾常伏枕小冗爲煎茶堪笑東陵客休官始種瓜

其四

非傲亦非懶幾月簡逢迎笑語消三伏升沉付五行

雨加蒼蘚色濤瀉綠錫聲無端傳巷語清耳頼蟬鳴

其五

空階經急雨蕭爽夜無譁折柬邀王子餐錢與趙家頹然對木石率爾吐雲霞酩酊不知出高樓生月華

其六

調古知音少行孤起信微青尊澆宿塊黃葉答初機事以忘懷簡身因謝客肥由来魏絳寞不是貴知希

過脩竹館贈朱汝脩

名理善文藻君稱高士蹤温酯餘道氣清瘦帶詩容烏几竹光映蝸墻蘚暈重開尊坐秋雨相對興偏濃

月夜登樓偶成

涼夜誰堪語登樓憶所親無機雖共我解事酒隨人

未老厭心客初秋病肺身山南田二頃歸計未全貧

其二

可嘆人間事深杯且自斟噉名多爲面謀國半嗔心

露下涼風葉秋高冷夜砧腐儒無處著只合任山林

月下蕭允升顧開雍集小齋賦此

偶集翻成樂幽花曉更妍近窗雲片薄過樹月光全

小築真同隱清酣也近禪莫愁沽酒盡囊內有餐錢

其二

宇宙伏空闊方外多友生世情到口嚴名障入心輕月窩風枝影人鷺夜雀聲射堂千畝雪梁醉更同行

冬日齋中即事

小逕獨相徉婆娑木數章葉稀隣屋見根老假山蒼酒濁賢人味衣薰道士裝看經心向倦添炭爇薰香

其二

繩床盡日凭疊石對峻嶒愁見叩門客幽如退院僧花藏尋伴鳥風折胃衣藤檢點人間事疎慵總不能

同王昭素昭質及兩弟夜飲顧升伯齋中

禊室下簾暖小窓愛月幽沉香粘大白談語躍平頭莊島談吳事山川叙蜀遊霜光猶可醉道去即宜浮

晨起

竹窓朝受日棐几對維摩怪石偃枯蘚虬松茸老柯毫水㴬硯薄蒼溜入瓶多此地安禪好無煩客侶過

聞人禪誦甚勤喜贈二首

應是新年福力增六時功課勝山僧每持貝葉詢難字時向蒲團學小乘一變天風吹梵唄半輪閨月照

香燈却魃麗叟心情嬾擁衲鶵鶵呼不譍

其二

高樓終日禮彌陀天女生来厭綺羅願以幻身酬半偈著將素額浣長蛾繡旛針脚花還密誦呪鄉音字欲訛自是靈山侶姊妹何緣結伴到娑婆

讀李洞詩

才子如君劇苦寒青衫垂老憶長安奇愁醞釀千篇險褊性支吾半世難五字贈僧尤峭拔孤視吊月應辛酸秖餘身後遺编在世上誰人洗眼看

春日閒居

人間何物度朝昏嬾性新來更厭喧除却跏趺惟飲酒纔闌呵殿便關門虛窗月上摹松影塵榻僧來印衲痕獨有盆梅嫵寂寞故舒丹蕋照清樽

其二

不才敢擬子雲封索米金門又一年風味漸隨雙鬢減天真猶仗一樽全殘冰滴硯晨箋易掃地安巢被坐禪閒洗缽缾烹芥茗故人新寄玉山泉

其三

人海何妨一粒藏身閒稍覺畫壺長厭將禮法繩腰骨且看經鈔澆肺腸画裡身粘蒼薜色夢中䰟滌白蓮香春来宗是城西好擬共山僧坐綠楊

即事

小樓朱几供梅檀夜引閨人懺法壇淨似遠公尚剃鬒貧如陶令未休官拾完兒女忙何事典却田園醉不難檢點近来癡業少不隨人舌浪悲歡

偶得放翁集快讀數日志喜因效其語

模寫事情俱透脫品題花鳥亦清奇儘同元白諸人

趣絶是蘇黃一輩詩老眼方饑逢上味吟脾正渴遇
仙醫明窓手錄將成帙恰似貧兒暴富時

賦淂殘月似新月

一鈎曾掛暮霞裡半玦還懸曉霧中醉起忽迷鐘早
晚山行誤認峯西東從他烏曆支干換且喜娥眉首
尾同安淂人生也似月蒼顔皓首又如童

黃主客邀送高戶部時開筵夷館

仙郎別署飲休辭春冷何堪送滿知羸馬凍啼蹤雪
徑饑烏寒距蹴風枝夷牋細字摹唐帖胡髻尖氊綴

漢條一曲龜茲君莫訝也堪翻出渭城詩

雪後出長安門見西山甚近

雪後天街絶點塵西山一抹向楂銀雲邊磴道層層
出馬首峰巒疊疊真瑤島分明連絳闕玉龍夭矯貼
青旻却憐往歲曾遊處十里桃花覆角巾

花下

衆鬚蕭蕭不滿梳頭顱四十欲何如風塵眯眼花醫
治名利關心酒破除談畏友朋焚麈尾病休人吏掩
蝸廬虞翻骨體終難媚高枕從他笑拙疎

京察見部自嘲

擁腫顛寒樗何功濫石渠編摩中聖誤候謁坐禪踈聽客雜詼語嗔奴索報書似浮無似淺不黜待何如

初春和陸放翁韻

四十方強已厭官催人頭白是長安新詩繁艷多隨意夜讀昏花覺損肝嫩向時人爭巧拙久遊畏路耐鹹酸春來轉憶家園好社鼓村醪日日歡

其二

冷淡何須厭一官烏紗叢裡好偷安厭將資級污手

類豈有風波入肺肝客枕纔春夢已亂病肱將雪骨

先酸媿無絲竹堪陶寫未怕兒童覺損歡

即事

官味侵衰詩味長道緣漸勝俗緣輕時從故紙覓高

士老結同參進麴生輕滌硯塵留墨繡綫添爐火聽

瓶笙熱官棄置酸寒福貧士收來應不爭

雪晨入直

將曙氣陰陰寒侵燭焰沉雲濃禽路澁雪厚象蹤深

足滑全依僕衣單緊束衿人間饒樂事何業此書蟫

有感戲作

占畢半生舌本強編摩十載硯心凹賦歸誰假乘風翼嘆老難爲黏日膠飽食太官真似鼠厭逢俗客欲稱猫移家澧水知何日擬塞九泥自結茆

火神廟道士

事火道人事翻來水上居鶴窺烹石處魚呷洗丹餘世業五禽戲家藏八疊書南陵雖有命喫酒自能除

送朱平涵太史冊封滎藩

輶𨊠銅馬向天涯官柳千條拂使車驊路開尊邀月

石仙源立馬問桃花水平青岬驗人宅山遶朱門帝
子家客裏潘輿誰得似泛鷁還棲廖平砂

碩升伯太史奉　命如梁賦此為別

柳煙裋霧棲河梁樹杪分明見太行月上山城征馬
急雨過汴水露荷香贈行古帖來東邸侑酒新詞出
憲王（周府有東書堂法帖又周憲王有自著樂府）此去洞庭秋正好煙波
聲裡說袁郎

送李湘洲太史齋　詔之浙

險句臨嵩得禪心遇水關只憑一紙詔踏遍萬重山

林屋朝乘屐松篁夜扣闗定從委宛去載取異書還

壽舒翁大行父也

東粤真儒行南華達士懷無心甘抱甕有手但持杯

杖濺龍潭瀑衣粘靈洞苔似郎奉紫綍新自日邊来

送奐山毋舅之任太原

匹馬穿雲去装中半道書官貧僮僕慣縣僻送迎疎

掃藥炊紅稻連泉供白魚太原有白魚泉登山公事了何處

頭村諝

其二

身為石室主開典適人期判訟虎知法升堂猿報時
泉聲寒井邑山翠滐城池應有西遊草懐甥得幾詩

送別謝在杭司理東昌

一發平原去高才聊寄樓閑談皆有韻得句半無題
近海觀雲黑登樓看嶽低應憐徵稅苦寬大赦三齊

其二

萬户蒼煙裡孤城綠水隈郡齋多近艸獄户長新苔
國亥懷輒俗人驚判劍才公餘尋古蹟先上魯連臺

五日同鍾樊桐黄慎軒方子公及兩弟飲崇國

寺僧房得家字

老僧愛竹石點綴似山家窑篠梳風冷流觴逐水斜談慵思避藥頰醉吐榴花一缕林煙歇閑黎供露芽

壽鄭大司馬

青山歸去爲功成。笑看人間刺與名。三逕新來稱小隱。一身舊日是長城。石分甲乙屯雲氣。竹長兒孫學鳳聲。智似子房身較健。不勞辟穀得長生。

送王以明側貢歸小竹林

白瀾着破換青衫。歸去山齋自在眠。醫俗止留千箇

修買閒光賣一區田。携妻烧筍旋沽酒。避客澆花自引泉。怪得新詩奇僻甚。苦吟骨削類枯禪。

偶題

看看衰疝到頤腮宿業泥人未擬田醉裏童顔金炸色愁来宦味蠟成灰此心寧與形俱皺得道何妨老見催已約寅年歸淨社蓋頭茅在夾山隈

同惟長易讀唐詩有感

數卷陳言逐字新眼前君是賞音人家家櫝玉誰知贗處處描龍總是真再拾肉懸居易句重摘金鑄浪

仙身一洴馬糞危言出難洗詩林入骨塵

看華嚴經

撿點頭顱祗自憐雙輪相逼入頽齡銷除蝸角千生業憑仗龍宮半部經簡事只嫌多髩鬂斷媱先擬絶葷腥六時起坐蹝鈔裡剎喙由他不啓扃

有感

一自辭親返禁林隨人啼笑到如今三生白業施功淺半世烏紗染俗深往事休污念佛口新来初歇着書心朝朝頂禮金容後一掃跏趺對水沉

雪中共惟長曷氏飲酒

盆梅香裡倒清卮閒聽群烏噪凍枝飽淺茶甌真易策雪中酒戒寧難持爐心香燼灰成穴紙尾書慵筆任欹共話當年騎竹事如今雙鬢各垂絲

送郡芝南太史冊封唐藩

輶軒編摩去行行入豫疆驅車游宛洛立馬問韓梁雨洗沙溪淨風傳路艸香雲霞添旅橐花鳥貯吟囊白水秋澄徹丹山夜鬱蒼翦桐分帝子酌醴醉仙郎泌淯思文牀登臺憶武鄉民艱今可問何似昔南陽

白蘇齋類集卷之六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絶句

鼓吹

兒童村巷競走鼓吹驛路喧闐何似池塘兩部宮商漸近自然

戲前意

驛路紅塵鼓吹池塘青艸蛙聲本來都無音響雅俗

欲向誰論

過黄粱夢三首

車帷且勿捲吾娓見盧公廣陌爭馳騁安知非枕中

其二

枕中天地寛夢裡年光速屈指咸音前黄梁曾幾熟

其三

共道夢非真誰知醒復假飛昇羨呂公亦是夢中事

銅雀臺

綢戶珠簾經幾春縷衣歌扇化為塵隨風惟有臺前

恰猶勝當年緩舞人

行衛禪野村中即事

潞隅沙鷗嘍嘍跳哇麥隴縱橫藤蘿也解人意垂蔓爭冒前旌

其二

節屋犬卧人邊麥隴鴉啼牛背倘邊種柳先生僕夫停車少待

即事

實鴨雙隻引使車都梁旖旎散郊墟腐儒低首還私

憶走馬紅塵三月初

過郾墩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詩有感弟子郾墩人也

一落書生口硯香不計年鬢眉元別駕翻托李孃傳

發遂平

遂亭城外少風塵夏雲千層山萬層一片雲山不奇雜相錯還成綺縠紋

信陽道中即事

巉巗繞岭畦小徑通車馬即此是桃源問津何為者

其二

四顧忽無徑僕夫何所往俄聞車馬喧疑在空中響

其三

山下無人跡山上無鳥語惟餘一片雲見我來遊此

其四

雲中忽吠鳴豈是劉安宅近看爨煙青人家枕山脊

其五

僕夫顧且驚於莬啼林藪乃是巉巖傍流泉挾石吼

其六

橋上山崚崚橋邊石齒齒差暢遊人懷柰傷馭者趾

山中看雲

雲學嵯峨山山似靄靄雲雲山何以辨雲白山色青

青石橋

青石橋邊水時時生細波涼風還韄至金斗熨纖羅

其二

覓青點水心雲白杜山口借問山中人還知此樂否

三日行山中山畫有感

眼底青山愛類真何妨日日對嶙峋今朝捲幔無山

色惆悵還如別故人

送李吉士予告南歸

青春乞得淨名身彩鷁翛翛漾白蘋此去吳江風日好罏香經卷伴幽人

送潘雪松柱史建言謫閩三首

偶緣諫獵動天閽萬里南還亦主恩一壑豈能安薜荔五雲長自憶蘭蓀

其二

片帆南下碧江潛秋月蘆花綰別離此去莫驚潘鬢

改止緣憂國半成絲

其三

揭来獸氣滿闕門柱史多同道自尊我欲寘心求勝義臨行乞得五千言

飲小脩所携惠泉

昔逢惠山人曾說惠山好李子千里来同飲惠山水

其二

竹裏自燒鐺清煙澹林月一飲洗煩囂再飲沁毛髮

其三

瀉以青玉椀泠泠色凝碧憶得在山時一泓抱白石

其四

可憐白髮人朝朝望遊子今日忽歸来飲水亦歡喜

黄粱夢戲題

電光現出青嶽蜃氣結成蓬瀛宰官神仙俱幻呂公豈勝盧生

其二

貧窮輙慕宦遊將相更希仙籍賺人忘想無休誰道枕堪窒慾

仙人洞

風牽獨水船。山阻漁郎棹。誰識仙人洞。乃在紅塵道。

其二

塵中一百年。洞裏一彈指。仙人瞬息間。見我九經此。

萬猿書屋

高齋何所有。琴書伴幽榻。中有吾伊聲。聲與猿聲雜。

天均洞

洞爽無人蹤。洞外絕鳥語。獨有風濤聲。時出喬林裡。

荷花池

綠水映紅蓮蓮葉何田田身在衆香國沉醉溲高眠

兩岸芙蓉

南垞與北垞岸遠渺難即此處好行舟面面芙蓉色

春色滿園

結伴來尋春春踪在何許濃香襍艷容已滿山園裏

四面琅玕

白日起寒濤長夏何森爽中間安康床趺坐絶塵想

天香噴道

獨有金粟園宜供金粟佛瞥聞金粟香擲去礙膺物

蟠栢亭

亭前栢樹子佛祖西来意了知栢即亭是名第一義

桃花洞

君家漢水曲相近武陵源今得武陵花春雨燃山園

五老峰

崚嶒踞虎豹蒼翠積蒭筃疑是廬山石風雨忽飛来

滙清亭

小築萬松下兩耳飽潺湲莫訝陶弘景長年只住山

長春堤

偶踏長春堤涼風吹解帶班荊數過帆沙鳥飛雲外

六言

三市六街拚演五湖四海擀揚優孟抹朱面孔偃師傅漆肝腸

其二

麌喁浪誇孔鑄傴巫也學舜趍土人休笑桃梗鬱壘不異神荼

其三

覓元無術肖鵠癡也無心憐蛄風砌對花軟飽雨窓

支枕鼾眠

其四

松煙偶作蛀痕就裡誰分醜好他手我眼何干浪生歡喜煩惱

題唐元徵乃兄漁唱晚晴冊

數椽山水間灘聲雜泉響展簟時一眠夢境亦蕭爽

其二

澄江逗夕暉白練把丹綺風傳鼓枻歌嫋嫋綠陰裡

其三

棐几何所有詩卷三兩束惟應欵乃聲時與吾伊續

其四

魚艇宿簷前酒旗飄屋後沽酒復買魚對花傾幾斗

見白鬚

海深難比愛河深五欲騰波天也沉休把霜毛輕鑷

去一回對鏡一休心

死心和尚一朝棄諸生披剃書此贈

欲識新長老便是衣中夫依然舊面孔只少幾莖鬚

其二

深藍爲壞色裁巾作僧帽我狂正未醒汝魔初然覺

其三

豪性與顛毛一斬一齊落獨有愛山心不受銅刀削

其四

袖中五色豪落紙文光燁夢裡莫還人且留注貝葉

其五

選佛場大開這回應得儁寶葉㝡高處歷歷題名姓

其六

神清骨亦癯雅稱手中錫一笑入千山藏身沒踪跡

題雙寺畫竹

風竿不滿尺已饒千丈勢高僧禮誦餘味此蕭蕭趣

白蘇齋類集卷之七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仝校

館閣文類

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來

君子欲有全用于天下。則貴慎所養矣。用欲其恢弘。恢弘者。無所不可爲。養欲其收斂。收斂者。有所不輕爲。夫收斂者所以爲恢弘。而有所不輕爲者。乃其無不可爲者也。是以齋戒凝神也。而後鐘鐻乃成。累丸

三五也。而後承蜩若掇。怵爲戒視爲止也。而目無全牛。望若木雞也。而異雞乃弗敢應而反走。彼夫精一技者。謂一物者。且期于養。而後其用全。而況號稱真英雄者哉。兵志曰、守若處女。發若脫兔。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故夫號真英雄者。扁之至深。闢之至裕。鑰之至密。張之至弘。有侗乎若童稚之心。而後有龜蔡之神智。有怯乎畏四鄰之心。而後有貔虎之大勇。困衡胸中。口呿弗張。而後出其謀也。若泉湧。躑躅轂四曳踵弗前。而後出其斷也。若霆發。其心俯乎環堵

之內也。而後其才軼乎宇宙之外。其心出乎輿臺之下也。而後其才駕乎等夷之上。此一人也。其始之戰戰兢兢若斯。無一能者。而識者已有以窺英雄之全用。其後之沛發。若斯。其卓犖。若斯。其奇偉。人始指之曰真英雄。而識者固不覘之於沛發之後。而覘之于平居戰兢之時矣。蓋自古稱真正英雄者。放勳風動。則莫若堯舜。明光勤政。則莫若姬公。而貫百王拔類萃。則莫若孔子。乃其兢業以勅天命。吐握而憂淵冰。恂謹於鄉黨。跗蹐于朝廷。抑何其戰戰兢兢也。彼濠

園者流。逍遙徜徉見以為適。而竹林諸子。箕踞嘯傲
於醉鄉。見以為能。解粘去縛。語之以聖賢之戰兢。若
狙之縶於樊中。不勝其苦而求逸去。而叩其中。遂乃
空疎如糠粃石田之無當于用。安所稱真正英雄哉。
何也。彼漆園竹林輩。視天下無一之可為。故究也無
一之能為。而聖賢者。視天下無一之可輕為。故究也
無一之不可為。故朱氏曰真正英雄從戰戰兢兢中
來。豈弗信哉。後之希英雄者宜何如。曰無欲以澄之。
慎獨以析之。則自無一時一事不出於戰兢。而其養

深其全用。互顯。又何所媿夫世之稱真正英雄者乎。

刻文章辨體序

蓋古所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其惟文章乎故機洩於龜馬基造于墳索此語文章之始也摛藻則天壤為光抒情則丘陵生韻此語文章之用也而未及其體今夫治室者廟與寢異寢與堂異而廟寢堂之中楹與椽異節與棁異彼各有體焉梓人固不得匠意而運也而矧夫所稱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也者乎吾姑置庖犧以前弟論論章章較著者則莫如詩

書乃騷賦樂府古歌行近體之類則源於詩詔檄牋疏狀志之類則源於書源於詩者不得類書源於書者不得類詩此猶廟之異寢寢之異堂其體相離尚易辨也至於騷賦不得類樂府歌行不得類近體詔不得類檄牋不得類疏狀不得類志此猶桷之異椽梲之異節也其體相離亦相近不可不辨也至若諸體之中尊卑殊分禧禓殊情朝野殊態遐邇殊用疏數煩簡異宜此猶椽桷節梲之因時脩短狹廣也其體宗相近宗易失真不可不辨也故夫不深惟其體

而以臆爲之則漁父卜居之精遠阿房赤壁之宏奇見爲失騷賦體落霞孤鶩之篇見爲傷俳黃鶴白雲之句見爲似古而況夫他之模擬者乎今天下人握夜光家抱連城顛悼桎結撰傳景輒鳴自鑿一堂猥云獨揄千古全捨津筏猥云憑陵百代而古人體裁一切弁髦而不知破規非圓削矩非方即令沉思出寰宇之外醞釀在象數之先終屬師心愈遠本色矣別異乃文章辨體之刻也烏可以已哉抑不佞聞之胡寬營新豐至雞犬各識其家而終非真新豐也優

人效孫叔敖抵掌驚楚王而終非真孫叔敖也豈非抱形似而失真境泥跡相而遺神情者乎茲集所編言人人殊莫不有古人不可湮滅之精神在豈徒具體者後之人有能紹明作者之意修古人之體而務自發其精神勿離勿合亦近亦遠庶幾哉深於文體而亦雅不悖輯者本旨是在來者矣是在來者矣編起古歌謠至祭文凡五十卷外集起連珠至辭曲共五卷

性習解

夫言性者折衷于孔氏。其云性相近習相遠。蓋千古
性學泰契哉。乃後世說者不無異同。指性同者。則有
子輿性善之說。在指性異者。則有荀卿惡揚雄渾告
子湍水。佛氏作用之說。在而孔氏云性相近也。習相
遠也。無乃處乎異而同。同而異之間。持兩端者乎。嗟
夫。孟氏專言理以維世。揚荀輩專言氣以惑世。而孔
氏則理氣合一。一語而備性之全體矣。今試觀嬰孺
其天性常未漓也。固有醒然而慧者。亦有憒然雖解
喻者。固有相嬉而讓者。亦有相聚而爭者。固有逆之

而色弗怍亦有觸之輒怒而啼者返其見親也有不煦慰膝下者乎見兄也雖不驩欣動色者乎與一嬰孺也有慧有憺有順有爭紛紛殊態安可謂之同乃又無不愛親無不敬兄安可謂之異蓋其異者出于氣而其同者出於理合理氣之謂性合同異之謂道故繫近於性也迨少長已始涉世味涉世味已始分蹊徑理制氣者有聖賢氣滅理者墮愚狂漸摩使然匪一朝夕而性之相近如故也故離遠於習也今夫明珠之隱水底水清者光互見稍濁者其光隱見半

澄之斯可見。而混濁者非澄之久光將匿焉。故軒皇狗齊。克欽明。舜濬哲。此水體之本清者也。湯日新。又緝熙。此水體稍濁而能澄之者也。太甲初服敗度。悔悟桐宮。卒紹先業。此水體本濁能久澄之者也。至于桀紂暴。盜跖恣睢。此水體愈濁愈撓之者也。是性習之徵也。要之水可分清濁。不可謂本無明珠。質可分昏明。不可謂本無義理。故孔子之論性。語氣不遺理猶之語水不遺珠。所謂一語備性之全體者乎。雖然夫子直舉全體也。而後世耳食者藉其似焉以騰其

性惡渾杞柳作用之說。性惡渾杞柳作用之說興。而後世之恣行胸臆者。又藉其似焉以便已。無忌憚之為害。將何極。孟子深憂之。故單取理義之性。而日歸於人曰性善。性善。斯語也。陽似少悖夫相近之旨。而陰實翼其師說。故先儒曰孟氏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知言哉。後之譚性者。必合孔孟之論而後性學揚日用而行矣。

刻文中子序

今之人方毋海錯也而調粱肉進之見謂治然不嘆

於口矣然海錯卒不可實枵腹不得不舍而之粱肉者何其味無奇而卒周于用也蓋余始得六子書讀之至莊列而神動心艷也已讀文中子洎乎其難入也已數數尋繹焉而始不忍去手盡易莊列之好好之偏所謂無奇而卒周于用若粱肉者非耶嗟夫嗟夫自宣父微言莫或抽緒無論莊列諸人汪洋横議而白馬堅辯雕龍振奇湘纍揚藻代及陳隋咏花鳥賡月露生乎斯時誰能不靡而仲淹者乃能抗手反经正襟譚道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经讃易道命觀中

說所載講勸之言出處之迹具在焉其詞簡而意調而通。微而朋曲而當。旁觀大義。潛宣教旨。娓娓乎洙泗口吻哉。所以滌挽頹習。衣被時賢。洗千古而空之。揭吾道以行天者。其以為晝宋儒力乎。無亦仲淹氏為之嚆矢矣。且也溫魏房杜用其土苴。盤石李祚有如及仲淹身竟行十二策者。其所致太平效何可勝道。余固曰其說無奇而卒周于用也。非莊列氏比也。今海內學士好治子家言。方游錯乎莊列。單濡首其中而薄洙泗正論為無當。此風不熄。將為晉朝揮麈

黷人之濫觴其蠹世道而蕩人心寧有底極故吾取諸子中若文中子之宗洙泗者付剞劂氏刻之以風天下然吾非邈聖人之也謂其亦可為學聖者藉也

擬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明興二百餘禩来其為翰林學士者若劉宋諸公而下若干人無論湮廛皆不宜泯沒無紀爰題其姓氏於石而其受簡記焉其竊惟翰林泚古所稱天祿石渠之府金馬著作之庭也耶而其所設官寵崇者則莫若學士天子有時坐細旃則鏘鏘委珮其間時

效獻替啓沃心至重也自總攬制作黼藻絲綸之外一切簿書期會弗得溷焉至淸也右文之主時溫語淸問體貌有加即列曹寺卿弗敢望至榮也夫士伏處窮巷以章句發家至當國家重任至淸至榮而今且勒之貞珉是可以不朽矣然隆碣之間姓氏臚列崇者聯輔相次公卿淸曹則固有其德卓爾名世若威鳳祥麟世爭先睹其名爲快者矣則又有膚功在世衆指其名加額稱頌頭家尸户祝之者矣則又有雕蟲繡帨爛若春華後人誦其隻句等於吉光片羽

者矣則又有美食安坐糜太庾立致公輔行不唱門庭外衢無纖故者矣則又有張臆逞胸聚賂集職齒賢豪至今耳其姓氏若狼鵰在園思遂之者矣夫德如麟鳳者家上膚功在世者次之雕蟲繡帨者又次之美食安坐者爲下張臆逞胸者抑家下矣嗟夫嗟夫此名一刺也家上者固益彰而家下者尤愈顯矣夫使家下之名益顯何如伏處窮巷尚足藏拙乎是前所稱至重至清至榮乃至難稱而所謂可託不朽者乃易以速之朽可不懼哉今文運郁鬯海内庥

和充詞臣者靡匪一時名公鉅儒其所謂家下者免不肯為勿論矣頎盍茂昭大猷宣昭愷澤仰荷倚毗俯作楷範以嚮丕太上之業第令弟務宣嚴師濟徒積時月為勞績則吾所稱品之下者即不然而月享夫提要鉤玄揮毫哦誦吐咳珠玉以自雄則亦吾所稱品之又次者其棄　朝廷清華之選而亦豈茲刻石題名意也耶某頓首謹記

忠清仁辯

或曰夫子蓋未嘗難言仁哉故於人之過也而觀其

仁里俗之美也。而稱其仁。孟任術挾數如管氏也者。而亟仁之。齊楚兩大夫。業已被之忠淸之號。乃獨靳仁焉何哉。曰、論說於一時者其旨恕。定品于萬世者其法嚴。恕語迹。嚴語心也。夫語極於心。則陰避而陽托者非仁。陰趍而陽托者非仁。即無所趍避。未忘無所趍避之名者。亦非仁。何也。有所為也。故公旦稱德明保之忠。天下信其仁。非信其明保之迹也。伊尹于秉弗顧之淸。天下信其仁。非信其弗顧之迹也。公旦伊尹雖出于無所為。故即居攝疑于非忠。五就疑于

非清而竟不害其仁。齊楚二子。未免出于無所爲。是以其忠可仰。其清可述。非不足鶩詡一世。而竟不敢信其仁。藉令信其迹不免原其心。則漆身趙市者仁乎。灌園於陵者仁乎。甚而至於食桃請殉。卧終南爲捷徑者。亦可匿其不肖之心。而溷于仁乎。聖人深慮之。故于齊楚二子。但被之忠清之號。而靳以仁。夫固嚴之。心懼其弗真也。或又曰。有如真忠真清矣。可以爲仁乎哉。曰不然。仁體無所不包。忠與清仁中一事耳。今夫有木。而華實枝葉附焉。指一葉而曰木在是

之可乎。有山而丹砂丹石生焉。指一石而曰山在是也可乎。故仁首萬善。總百行。其廣也天覆。其大也川流。無不忠、而無忠名。無不清而無清名。區區忠清以擬仁。正如木之一葉。山之一石耳。胡能盡我。不然。則聖門高第。由可治賦。求可從政。赤可立朝。雍可南面。已既稱不容口。而至于仁。何以皆曰未可知耶。則齊晉二子之止於忠清。忠清之不可盡仁。又何論也。夫然後知聖人非特嚴于論心。抑亦精于論仁。是又朱子未發之意歟。

評春秋列國大夫優劣

夫論人于三代以降也則難哉自辟書所紀外載在國乘其人豈無彪炳來茲而芬潤齒頰者然而盈尺之瑜方寸之瑕則全林難初駕如組再試多蹶則未路難長于窒穴短于衝城則大用難鸞鳳其外螟鷙其中則純白難夫置雌黃于三代以降也則難哉吾無瑕更僕論論較著者若管氏之九合一匡晏子之順命衡命趙衰狐偃從公子而伯西晉先軫之克敵城濮孟明之收功三敗士燮之憂先內寧趙武之不

頓兵甲絳也和戎向也憂國赦也謀楚奚也顯秦夫國家重善謀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也季友勵勤于魯僖寗武敉寧於衛成華元折衝於宋桓夫國家重勘亂之臣則安舍此數大夫也蹇叔止報鄭之旅子華陳祈招之詩史魚尸諫以寤主蓋皆有古獨達風焉鮑叔舉仲子皮舉僑公孫舉僎蓋皆有古薦賢風焉若乃目夷以宋讓子臧以曹讓季札以吳讓倘所謂輕國如屣者耶蓋廉靜士也孔父以宋殉死仇牧以南宮死荀息以里克死倘所謂毋鏌如飴者耶蓋

伏節士也若乃下惠之治亂俱進伯玉之卷舒緣時士會無隱情于國中又非世所稱真良士者哉是斅大夫者固家椋棟朝家照映殺青而深詰其生乎多瑜焉而不掩其瑕也始驗焉而不滕其瑕也才焉或室于大用也斅焉或辰於純白也故置雌黄于三代以降雌也然予竊謂較用于國家者先功勳定品于一人者先操術夫論功而有雄于尊天王擯戎裔不歃血而東諸侯于掌股上者爭論心而有純乎不羞汚君不怨遺佚三公勿奪其介者乎是以論功則宜

首管氏。而狐趙爲次。并敖百里奚輩又次之。論心則宜首展禽而僑瑗札次之。士會士燮等又次之。蓋總列國大夫。則予所揚扢者。僾而就予所揚扢諸人。則管氏展禽尤僾。而器小貽譏不若與論則其他又可知矣。故求不窮于古。無詭于心。衷裒兼醇華實總粹是在三代盛際乎。雖論于春秋矣。余回曰置𡗝黃于三代以降。則難也。

救荒奇策何如

日者天災頻仍萬口嗷嗷東南苦于天吴西北困于

旱魃山陜之間食石以延須臾之命何論懸磬哉
天子旰食公卿樹譬計可甦元元者不難胼手濡足
圖之而二三臺諫皂囊屢上即不能外蠲賑二議者
以忌讀周禮荒政可濟今後急莫如散利莫如薄征
散利即今之賑薄征即今之蠲蠲賑二議即令管晏
持籌賈晁精算計必出此矣然而竟未能濟元元之
急者何也持其迹而拘攣弗變襲其名而奉行勘實
也拘攣弗變奉行勘實即恩綸時下日纍載少府之
金而馳之郊何益乎故愚竊計蠲之策一善行其蠲

之策三賑之策一善行其賑之策六今海內重蔀郡
邑之稅應存留者業已免徵而起運者尚未全豁也
枵腹子遺救死不暇而胡力辦此故起運之課宜省
也流聞州邑不肖之吏黄封雖下白紙猶催畸羸之
夫腹無半菽而手足猶縶于桁楊藉當宁之曠恩為
潤篋之便計乃其姓名猶有不入撫理之白簡者何
其貪而黠也故苛徵之察宜密也民方草食不充而
大吏猶華軒盛騶烜赫載道軒輶之使亟餽遺充庖
供張豐腆此非民膏何以給之故官守之自奉宜薄

也茲善行其躅之三策矣以幽遐蔀屋煢仰內帑其勢易窮而卷舉州邑之庫藏贖鏹給州邑之寠者鮮不濟矣故從朝廷賑之則難從州邑賑之則易也一邑之中一鄙之內豈無豪貲財好施與者故令上賑之則難令下民自相賑則易也里之厚貲者所猶若而百則賜棹楔旌之若而千則爵之若而萬則厚爵之富民有不竭歷以趍者乎故彊之使賑則難勸之使賑則易也幽遠山民去城百里晨起裹糧躄躃趍城將胥猶待其短長非少賂之弗得徑受賑得不償

失業何宜令耆民之廉平者偕里之富好施者臨其聚落招給焉平有賞私有罰蔑不蔵矣故移民就食則難移食就民則易也或量里之廣狹爲纍若干令耆民及富民之平者烹糜而日飼之擲于便近民無薪水之煩得飽食矣故散粟給民尚難爲糜以飼民尤易也夫珠不可襦玉不可食有米粟之絶之處人至抱璧以殞者故即得州邑及黄丘之賑而糴金貿易轉移尚艱故使下民債梟則難官司爲轉債而給之尤易也凡此皆善行其賑之策矣語云中流失船

一壺千金小補罅隙之計大都若此豈能奇乎善哉乎先儒言之也有治人無治法今法非不犂然具而州邑之吏故紙尺一以塵識渾何濟乎故在 天子清心節用凡內府供應一切訪諸 祖制毫無所增

上絕冗費則以府有餘金而賑易私家不免濫取而謟又易撫巡諸臣又窺見意指誰敢不堅羔羊之節以玷官箴一二奉行不謹之吏且解組去不爲蠹矣不然吾未知果有奇策之可以救民也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夫士戒乎有意耀其才也。有運寸之本存焉。有意耀其才。則無論其本撥而神澳于外。而其手右齪齪趑趄。無纖毫之用於天下。夫惟杜機蘊貞。凝定于淵默之中。即自致其才。卒不得不顯。蓋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秘也。今夫花蕚蕃郁。人睹木之華。而樹木者固未嘗先溉其枝葉。而先溉其根。丹雘紺碧。人睹室之華。而治室者固未嘗先營其榱桷。而先營其基者何也。源培在本也。良玉韞于石。不待剖而山自潤。明珠含于淵。不待摘而川自媚。莫邪藏于匣。不待操而精光

自燦。人不可正視者。何也。有本在焉。其用自不可祕也。而輓代文士。未窺厥本。呶呶焉自私其土苴而詑於人。單辭偶合。輙氣志淩厲。片語會意。輙傲睨千古。詎知左屈以外別無人品。詞章以外別無學問。是故長卿摛藻于上林。而聆竊貲之行者汗顏矣。子雲苦心于太玄。而誦美新之辭者醜顏矣。正平弄筆于鸚鵡。而誦江夏之厄者捫舌矣。揚脩鬪捷于色絲。而悲舐犢之語者驚覗矣。康樂吐奇于春艸。而耳其逆叛之謀者織譚矣。下逮盧駱王楊。亦皆用以負俗而賈禍。

此豈其才之不贍哉。本不立也。本不立者何也。其器識狹。其識識卑也。故君子者口不言文藝。而先植其本。凝神而斂志。回光而內鑑。鍔斂而藏鋒。其器若萬斛之舟。無所不載也。若喬嶽之屹立。莫撼莫震也。若大海之吐納。百川弗涸弗盈也。其識若登泰巔而騁遠。尺寸千里也。若鏡明水止。纖芥眉鬚。無由形也。若龜卜著筮。今古得失。凶吉脩短。無遺策也。故方其韜光養晦。退然不勝。如田畯野夫之胸無一能。而比其不得已而鳴。則矢口皆經濟。吐咳成謨謀。根球琅之

章炳龍虎之文。星日比光。天壤不朽。豈比夫操觚屬辭。矜騈麗而誇月露。擬之塗籍土羹。無裨緩急之用者哉。蓋昔者咎禹尹虺召畢之徒。皆脩明聖顯懿之德。其器識深沉渾厚。莫可涯涘。而乃今讀其訓誥謨典詩歌。抑何爾雅閎偉哉。千古而下。端拜頌哦。不敢以文人目之。而亦爭推為萬世文章之祖。則吾所謂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秘者也。譬之麟之仁。鳳之德。日為陸離炳煥之文。是為天下瑞。而長卿以下有意耀其末者。何異山雞而鳳毛。犬羊而麟趾。人反異而遂

之。而或以貫󰀀。烏睹其文乎。信乎器識文藝。表裏相須。而器識猥薄者。即文藝併失之矣。雖然。器識先矣。而識尤要焉。蓋識不宏遠。𢾾其器。兒且浮淺。而包羅一世之襟。度固賴有昭晰六合之識見也。大其識者宜何如。曰。豁之以致知。養之以無欲。其庶乎。此又是以補衍。儉未發之意也。

白蘇齋類集卷之八

公安袁宗道著　弟　宏道　中道　參校

館閣文類

乞進講大學衍義疏

伏惟皇上敦明聖緝熙之學粲者成芹曝之獻數日以來御經筵者一御日講者二披圖對史左誦右詢遠陋金華白虎之談近跨邇英延議之論矣臣數從豹尾中仰窺聖衷惕厲不𡡉忭踴竊敎塵露少

裨淵嶽焉臣竊睹儒臣進講曰經曰史詎不稱古訓哉然而經史以外尚有足羽翼聖真補苴罅漏者謹按大學衍義一書先臣真德秀氏之所爲纂也總先聖之規模則先王之典謨思齊之詩家人之卦謙後賢之論議則繼之思孟況雄仲舒敦頤之說衍格致則明道術辨人材審治體察民情衍誠正則崇敬畏戒逸欲衍修身則謹言行正威儀衍齊家則重妃匹定國本嚴內治教戚屬網羅先躅捃摭舊聞其廣則幷天極地其細則繭絲蝟毛其大則洪河之散流其

合則戶之有樞也而車有轂萬禩之理恖來茲之龜鏡具是斯已勤矣臣愚以爲儒臣進講經史而外並以此書必能仰資黼座弘贊治理啓沃讙溉功匪尠鮮臣復惟系大於學指后所務非第如經生齗齗據梧唔吚揚扢以闘博雅資揣墨已也其躬修貴約其履蹈貴實其咨詢貴虛其問學貴恒夫衍義所載一言一藥而稽之今日于丞家合者則莫切乎重妃匹令嫡媵有分定國本令睹聽無惑嚴內治令巨璫無竊柄而圖茲三者在　皇上一念敬畏自標直影隨

故曰躬修貴約也夫格致誠正初無奇艷世主所闊視之者藉令陽浮慕于廣廷之上而陰違戾於重帷之中是戲塵飰蒭狗而耕石田也安所用之矣故曰履蹈貴實也黼扆之上人主高拱穆然何論神明而二三儒臣踢蹐毋敢失尺寸執牙籤屏息得畢所肆於前大善矣臣獨計明主得少假借娓娓下訊云何格致云何誠正云何修身而齊家二三儒臣各薦所見甚當上揩與否俱且和顏受之有不析肝劌膽者非夫也故曰咨詢貴虛也夫日新時保緝羲

所稱引臣竊見　皇上昔在冲齡講筵之御燠寒不
輟而近歲傳免者屢矣今雖銳志講學萬無復輟而
臣已聞然有鮮終之慮焉衍義之所稱緝熙日新與
戒逸欲者可不日陳于耳以預防之乎故曰問學貴
恒也且臣伏聞　高皇帝投戈未幾即取衍義書之
廡壁而　世宗朝亦嘗取衍義君臣講論為倡和詩
此豈飾弘文之偉儀修太平之壯觀已哉其躬修誠
約其踐履誠實其咨詢誠虛其問學誠恒也此祖宗
故實非臣臆見繩武光先實在今日伏望　皇上下

采芻蕘特　命儒臣進講大學衍義設誠力行臣所
云四者臣幸甚天下幸甚

一貫忠恕說

昔者曾子取忠恕明一貫而紫陽氏以為是借言之
也自紫陽氏有借言之說而晚世俗儒愈起分別而
憎葛藤愚竊謂忠恕之外別無一忠恕通天下之外
別無貫悟者見其一而未悟者見其二焉爾今夫人
不忠則偽不恕則私私偽紛然其中是不一也機與
物為搆日以心鬭隔形骸於一膜起藩籬於我閒相

刃相關以行而天下遂于我渙然不相通是不貫也是不忠恕即不一不一則不貫也忠者無偽恕者無私無偽無私則在我盡撤其障隘以通于天下天下亦洞洞屬屬盡見我太虛同然共得共適而溥海含靈盡歸我膜歸我闥而無纖毫之扞格而弗通是忠恕即一一則貫也而素何云借言之乎或曰一貫即忠恕則一貫庸行爾孔子胡深公語洙泗弟子而獨挈之以秘傳曾氏者何哉則紫陽之云借言豈謬耶曰凡借言者是本不可名假托之以明若二物然

而道亘今古弗異寧有二也即無論孔氏雖堯舜以
來所稱精一寧外忠恕特聖人安之則名一貫學者
勉之則名忠恕故愚嘗竊論有聖人之忠恕有學者
之忠恕吾亦欲無加諸人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乎
而勿施于人則學者之忠恕是矣反身而誠者所謂
聖人之忠恕非乎而强恕而行則學者之忠恕是矣
立人達人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乎而能近取譬則
學者之忠恕是矣老安少懷者所謂聖人之忠恕非
乎而車裘共敝善勞無伐則學者之忠恕是矣善乎

經伯子之訓忠恕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又曰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夫忠恕
動以天而同乎天豈與一貫之理纖毫隔閡哉故曰
聖人安之則一貫學人勉之則忠恕曾子功力將純
故傳其安者而弟子境界尚隔故僅聞其勉者異者
造不異者道則紫陽之稱借言也其毋乃太分別與
雖然一者渾渾淪淪不可得而名曾氏恐學者離之
而道迷故直發之曰忠恕紫陽恐學者易之而道亦
迷故又解之曰借言而均一明道覺人之心有所不

得已者矣吾又聞紫陽有晚年定論深悔其傳註未當有誤来學亟解也或猶未定之論未可知也

防河議

今天下譚防河者豈不稱甚難哉日者祥符蘭陽間河决百餘丈湮城郭毒人民患非尠矣然僅及沿河之人民未至奔潰四出為根本害而其沿堤之瑕者補之令堅且厚尚可支目前而徐邳以南則為害滋大矣蓋害在河以南為四肢之病在徐邳則瘿之附咽喉矣今不治憂尚忍言乎異日者徐邳之間黃淮

合流今黄强而淮弱則不能合和强則易决高寶之閘决而國家數百萬飛輓雲連將何道以濟乎則害在運道淮不敵黄將縮而旁潰旁潰其及泗州乎則害在　陵寢且黄綠清河凡四折而趣海藉令一者不守而淮安高寶鹽興之民何恃弗爲魚乎則害在人民是河南諸處害僅人民而徐邳間則合害運道陵寢而三也三二瞿瞿之臣蒿目而畫者不出疏築二義然理勢固不能出疏築二議矣是在當事者求其當實行之焉耳往治河之臣計謂堤深則能束水

水受則勢迅而沙淤隨下是寓疏於築不可謂非便計今沙竟未能滌而水日益高將復議增堤增之不已將隆之於天也無論靡內帑即緩急奚益也遞年議少異矣是故議重開草灣議開月河坂閘議落崔鎮等埧夫開草灣僅能防西堤之冲有如從清江决而入奈何則重開草灣非計也夫河堤不足賴矣將月河足賴乎則開月河非計也今崔鎮徐二埧流甚細李太三義久塞今雖落之豈能減洪洞之流則落崔鎮等埧亦非計也然則遂無計乎曰酌之疏與築

之間求其當實行之焉耳夫河南之境冰堅難測而徐淮地煖鮮冰於季冬測其淺深而濬之及底焉久之河益深水益日畢不憂潰矣此疏之一策也又自大河口別開一河至尾子灘以接草灣出顏家河廠樊正河不沖入清江閘乎此又疏之一策也夫安東至雲梯一帶業已堤之而郯陵至羊寨四十里不可為束堤乎此築之一策也凡此皆補苴罅漏之計矣乃若功力甚鉅可計萬全者似莫若復故道河自桃源三義鎮達葉家沖而合淮寔惟故道而濟運一河

廼支河耳今河流竟棄正河而擾支河有如復此真接顏河足可支數十年無恙一勞久逸輶費永寧將在於此是又善行其疏之上策而築可無論已語曰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能爲夫唐堯且咨嗟俾乂而漢武沉璧馬宣房瓠子間而爲詩以嘆今譚何容易哉藉令今所陳復故道諸策可實見之行亦賴　廟堂精擇純心任事者全委付之而毋拘攣寬文法無愛帑藏無惜高爵戒十羊九牧之擾排道旁作舍之謀即地平天成河瀆獻瑞可望于今日而何慮三患

不然吾未知空譚之可以紓患否也

擬遼東劉平東夷　賜給總督薊遼都御史誥

文

奉　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旂旄作鎮弘資帷幄之良秉鉞專兵式重干城之寄矧薊遼藩屏京國而總督鎖鑰北門屬羽檄之風馳賴幕畫之天棬言念非常之伐宜膺不次之恩爾總督薊遼都御史某文武兼資忠良夙植器足當盤錯出以況粲志不避勛勦應之閒暇頃者海西之弗靖實由那林之逆謀雪王

台之孫報二奴之怨鹵掠畜產虔劉士民結連淵藪
跳梁邊境鼓螳臂以當轍聚螢火以熺山知鼠竊之
無能爲顧梟謀之安可赦爾乃克攄神算用振皇威
甲士電馳戈鋋日耀先聲播而天狼膽落全軍臨而
孽虜魂銷馘斬馘者盈千獲輜重者無算烽燧撤警
頼以拯東鄙之危師旅投戈從茲釋北顧之慮勳在
廊廟名震華夷我武惟揚朕心嘉悅庸鑒勞績爰賜
寵綸嗚呼方猷宣猷則周王攘外營平展加則漢主
拓疆嘉爾虜功諒同先躅爾尚悏張志意益勵忠貞

舞兩階以格苗朕不敢後于羽之化出萬全而制敵爾當克先桑土之謀欽哉

毛穎陳玄石泓楮素傳

毛穎本中山後也善昌黎昌黎傳之詳自唐遂由中山徙西吴而其友陳玄石泓楮素者相與同起處陳玄者秦丞大夫裔世居易水後散處都會間惟遊歙者貴盛甲天下自萬石君以躬行顯于漢而子孫能世其業者莫若石泓徙清徙絳徙端溪俱有名而楮素者一名知白其業成于蔡黄門楮先生其昆季也

初毛穎謂泓曰若塊處跬步不移毋乃好逆乎泓應曰吾不能效若齗齗勞形也素亦謂封曰若黯黯自污非夫哉玄應曰若皎皎者乃易污蓋穎嗜動而泓嗜靜褚白陳黑故四人相調如此云一日毛穎目三人孰能知動不異靜靜不異動白不異黑黑不異白者吾與之友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于是始定交相與出囊求一試其長而值劉項逐鹿之時劉馬上習不能用項稍用亦不肯竟去學劍而四人者遂擯於世其後毛穎見班超而超棄之褚素謁李意其意

其毅焉石泓性重陳玄嘿嘿徒懷怠俱不能為二友爭已而入坐左思藩溷與左相對幾十年四人非不知藩溷之褻而重左之博雅不能捨去左賦三都膾炙今古四人與有功焉居無何有客以其能薦於王羲之者羲之亟招此四人相得甚驩王每謂人曰吾以毛君為刀劍以陳君為鍪甲以石君為城池以楮君為陣吾其遂為天下勍乎羲之殁傳諸子孫子孫待四人敬不衰至今稱臨池業自烏衣一派外無兩者本羲之暱此四人之力也自是四人名逾重無論

雅俗顯隱皆爭客之而宗後有藝圃主人者尤極禮
遇焉凡主人有所任使則玄與穎輒就泓謀定然後
告於楮素使素傳布人間語云同功一體其此四人
謂哉然此四人者自少迨今精銷力竭良苦矣而感
主人禮遇相議所以報德者於是泓語素曰吾聞主
人方玄覽遡搜為不朽盛事此豈我輩貞潔一身之
時以問穎穎曰願畫吾心乃已以問玄玄曰亦不敢
愛摩頂踵主人任用卒相與畢力任事終始無間云
後各有茅土封世世勿絕太史公曰夫士遇合固各

有時哉此四君者當其遇劉項時齷齪殘囊中以為計畫無復之爾及其遭時遇主彈冠俱興並有顯代聲施到今豈不偉哉然令此四君懷忮並進各不相能功亦不就乃能相挽相推若左右手以有成績嗟乎可謂善始令終無負師濟之義者矣

刻玉海序

自唐宋來博雅君子捃摭羣言勒成類書者無慮數十種云微事者采其繁屬詞者擷其藻功藝苑者鴻矣不佞蒐獵其間竊恨諸書所載或誕焉而不及核

或蔓焉而不及詳又或喋喋纖嗇焉而不及弘鉅也
其兼核兼詳兼弘鉅者宜莫如玉海一書夫孔不語
怪而他輯者多尚奇僻以駭俗藉令肆此而能識畢
方辨癡龍非經也而玉海所紀皆宇宙所必有及世
人所經見者即譚天譚律歷譚祥瑞易涉幽渺大都
羲和氏之合流而歷軼蓂莢之濫觴無甚奇者故玉
海兼核也他輯多揭片語摭隻句以資組織助吟咏
而此書錄天地及經籍制度探源遡流櫛比鱗次萬
無漏一故玉海兼詳也月露花鳥何關朝政他輯纍

纍無非此者所謂弁譜蟬史耳浅矣此書上逮帝學
下逮饋食皇皇懿懿夫孰非黼扆上務與容勿之宏
議也耶故玉海家弘且鉅也而今世经生學鮮本原
籍口孔氏多識鳥獸草木之語齗齗焉取前所謂載
花鳥紀奇衰者而綴拾之以流連光景謂足馳騁藝
林矣此其弁髦玉海也固宜嗟夫孔氏多識鳥獸草
木然其學之大者不曰識大識小乎識大識小固所
謂國家之典章制度也則玉海其近之也已烏可少
也噫嘻士貴通達世務曉暢经濟况業以经術起家

有鴻頁鉅而咸不關于古昔典故之詳沿革始末之
異以徵今代之所廢所興以涖官而考政于國家何
賴焉其或者以當宁慎默也則可而有如一旦 天
子坐白虎觀延諸臣細旃之前上訊天文下諏地理
中訪皇王霸之業及歷朝制所起異時所以善敗而
乃嗒然無以應曰主臣臣愚不及此此無論無以將
順黼藻光揚 聖德即職業之謂何矣誠取玉海一
書時用披閱豈徒廣異聞侈腹笥亦國體臣職之助
也是用刻之以公諸藝苑其所繇名玉海者則前人

序已詳之茲不具論論其所闕之大以爲入海采玉者勸爾

皇祖成功文章頌有序

臣稽古帝王巍乎成功煥乎文章惟放勳稱焉百代罕儷矣至乃跨躡百代肩踵放勳共數天壤照耀今古者詎逾我　皇祖哉夫我神州之內自相遞承禮樂文物未盡變易也豈有天驕闌入中原推結其冠裳汎掃其法制如胡元也者丁斯時也村謝神武則成功豈易德勘聖哲則文章奚遑乃　太祖皇帝龍

奮淮甸禽雍醜虜驅而置之大漠之外自遼海以西陰山以南耳不聞夷靺之音目不睹辮髮之俗至夫戡漢檎吳滅夏平梁尤難殫紀不越十禩寰宇混一可不謂雪百王之耻除千古之兇者乎功莫大矣已乃秦康既逐湯網尚疎　皇祖又于是乎建睿謨攄鴻算以潤色之罷中書省戒擅也撤毋后席杜漸也官制律令閑亂也須行集禮範世也樂章九奏彰功也祖訓大誥貽則也皇哉唐哉斯又　皇祖之文章所以並爍星辰者也夫戡定秦項則馬上之習無文

治幾成康則臣虜之羞莫雪文章成功信難雙美而我　皇祖乃武乃文亦經亦緯豈惟漢唐兩主端拜而讓斯亦放勳以來所未覯也臣也繪測天海豈能彷彿高深顧欽仰　皇烈亦安能已夫揄揚臣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茫茫區宇上蟠下際扇颷四野揚氛五岳天剖璽符篤生　高皇虵鑒示異立姿呈祥奮起東土爰振士旅猛將如羆謀臣似雨旌髦耀日戈鋋干雲爰榷勁諒爰取僞誠遂定南服黃鉞北指衛堅堅瑕扞敵敵靡傳檄王庭孽胡褫魄左賢鳥散

永靖邉塵　皇曰無荒貞我王度積慮委心儲思垂
務玄覽書林逘集文圃金科玉絛昭示來許爰定禮
樂以洽幽明明堂雍臺振鷺充廷帝典已補王綱已
張麟麟冊府膚顯周行卓哉　神武宇宙永垂軒讓
五岳禹遜神圭懿哉　聖文日月並煌秦規漢馥等
于瑩光武烈文謨啓佑來茲時賴文孫覲之楊之何
以覲楊惟敬惟一天麻膺隆萬禩無極

玉壺氷賦

歲既暮日方升姑射主人睹玉壺氷焉問於憑虛丈

人曰斯何物歟若斯之請瑩也方今客主無所攄情
子其抽秘思騁妍辭侔色揣稱為我賦之憑虛丈人
逡巡而起揚袂而稱曰僕聞玉比德於君子冰並潔
于神人山海偁載夫龍首涵風𦏁詠于淩陰璞或獻
于楚山井或鑿于淩雲賜重宣室直倍連城或不龍
而自朗或屢琢而稱珎玉號貞栗冰亦堅瑩離之則
並美合之則雙清爾乃采玉于石剢器成壺以虛而
受用當其無侔巧周璜埒奇夏瑚于是嚴律閉陰雲
升朔氣至河海凝大荒雪滿沙塞鴻鷩天景初夕玉

壺始氷質規規而外圓色煇煇而內瑩遠而望之若
太陰團團昇銀海迥而察之若沆瀣洗朗浮金莖若
夫朝開霽色旭日曈曚光射氷壺如紫金之在鎔般
般爍爍照暎房櫳或望舒繼明羲馭已沒光凝氷壺
若明鏡之出匣晶晶熒熒可鑑毛髮若乃置于殿廡
列諸明堂彩龍龍袞色耀黼裳瓏玦陳兮韜輝弘璧
設兮掩光其或清廟肅穆圭俎靜閑用昭潔祓式供
清醮間餘鏐之璀璨添秬鬯之湛淡又若依玉堂近
紫庭軸帙生色几席增明飄兮清翰墨之思脩然遠

闌闠之塵至若賔筵乍啓酬獻初行助綺筵兮靜嘉祛錦席兮炎蒸何借龍皮之扇不用冷蛇之縈釋肺腑之塵鞅愜賔友之歡情信使夜光奪魄朗月懷慙隋珠失照趙壁讓研刻畫非人工可及瑰奇似神工所完故能令對之者慮暢覩之者神清何涼草之可擬豈寒冰之能勝雖形質不盈夫尺寸照矚止及夫戶庭然已寬然具體乎閬苑而彷彿乎蓬瀛見者似已濯魄于瑤瓊亦何必躡足于崚嶒也稍引既已復作而為亂曰玉匪冰兮空復守貞冰匪玉兮未離滓

塵來假玉以為用兮玉含冰而轉清直方任器規圓
恊情緣時呈象含光宵形溫如皎如象君子之清貞
姑射主人欣然促膝相屬曰善哉子曙於冰壺之德
矣乎徽子鴻辭則冰自貞䛐章厥美矣于是命觴餞
腊教薦上客庸佩玉音服之無斁